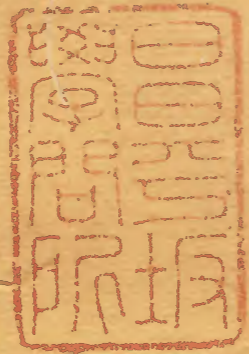


唐荆川左編

九十五



庫文閣内			
函架	冊架	號架	類架
140	140	2000	漢書

庫文閣内			
函架	冊架	號架	類架
140	140	2000	漢書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000
冊數	140 (95)
函號	290 1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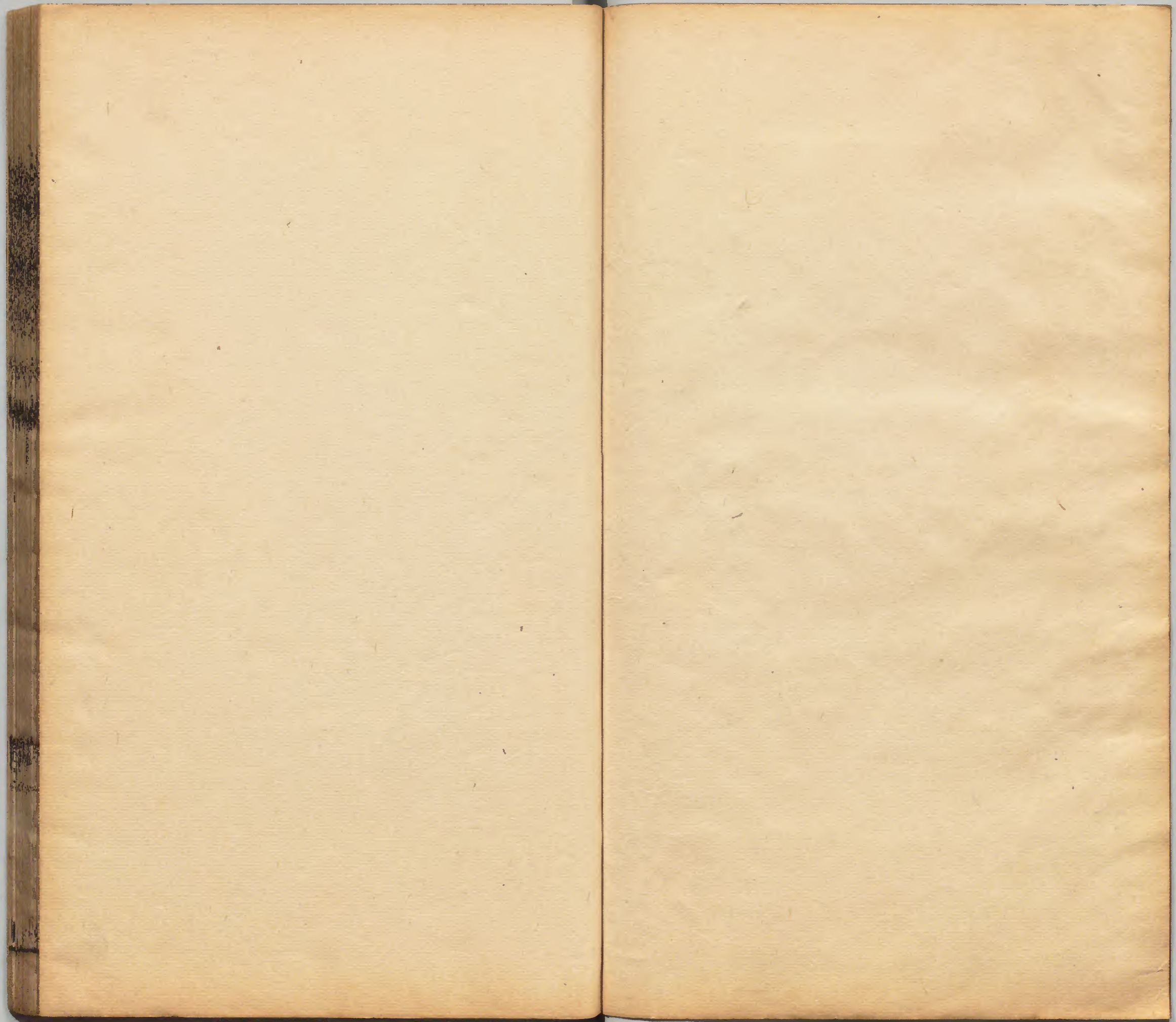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九十六

鎖趙

附平原君

淺草文庫

趙之先與秦同祖至趙夙為晉大夫子衰有功於晉
文公時子孫世為大夫任國政傳至趙鞅時六卿專
政缺與韓魏知氏共滅范中行氏鞅傳子無卹初智
宣子將以瑤為後智果曰不如宵也瑤之賢於人者
五其不逮者一也夫鬚長六則醫射御足力則賢伎
藝畢給則巧文辯慧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
甚不仁夫以其五而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
之若果立瑤也智果必滅弗聽智果別族於太史為

輔氏趙簡子之子長曰伯魯幼曰無恤將置後不知所立乃書訓戒之辭於二簡以授二子曰謹識之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辭甚習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於是簡子以無恤為賢立以為後簡子使尹鐸為晉陽請曰以為繭絲乎抑為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謂無恤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為少無以晉陽為遠必以為歸及智宣子卒智襄子為政與韓康子魏桓子宴於藍臺智伯戲康子而侮段規智國簡之諫曰主不備難必至矣智伯曰難將出我我

為難誰敢興之對曰不然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為難誰敢興之對曰不然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豈在明不見是圖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宴而耻人之君相又不備曰不敢興難無乃不可乎螻蟻蜂蠆皆能害人况君相乎弗聽智伯請地於韓康子康子欲弗與段規曰智伯好利而復不與將伐我不如與之彼徂於得地必請於他人他人不與必嚮之以兵然則我得免於患而待事之變矣康子曰善乃與之智伯悅又求地於魏桓子桓子欲弗與任章問焉桓子曰無故任章曰無故索地諸大夫必懼吾與之地智伯必驕彼驕而輕敵此懼而相親以

相親之兵待輕敵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長矣不如與之以驕智伯然後可以擇交而圖之柰何獨以吾為智氏質乎桓子曰善亦與之智伯又求蔡臯狼之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之襄子將出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罷力以完之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主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三家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沈竈產鼃民無叛意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韓

子驂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國也桓子康子履桓子之跽以汾水可以灌安邑洛水可以灌平陽也絺疵謂智伯曰韓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以人事知之天從韓魏而攻趙趙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城降有日而二子無喜志有憂色是非反而何也曰智伯以其言告二子二子曰此讒臣欲為趙氏游說使主疑二家而懈於攻趙也不然二家豈不利韓之分趙氏之田而欲為此危難不可為之事乎二子出絺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臣

見其視臣端而趨疾一臣待其情故也智伯不悛趙襄子使張子談潛出見二子曰臣聞辰亡則齒寒趙亡則韓魏為之次矣二子乃與約為之期日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其衆遂殺智伯滅其族而分其地唯輔果在無繆傳子藉是為烈侯與韓魏共分晉地而有之始列於諸侯都邯鄲魏文侯借道於趙攻中山趙侯將不許趙利曰過矣魏攻中山而不能取則魏必罷罷則趙重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矣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

趙也君不如許之許之六勸彼將知趙利之也必君不如借之道而示之不得已四傳至武靈王武靈王元年陽文君趙豹相武靈王少未能聽政博聞師三人左右司過三人及聽政先問先工貴臣肥義加其秩國三老年八十月致其禮七年孟軻去魏適齊八年五國相工趙獨否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人謂已曰君十六年王游大陵他日王夢見處女鼓琴而歌詩曰美人兮美之類若若之樂命乎命乎會無我羸異日王飲酒樂鼓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而內其女媵孟姚也孟姚甚有寵於王

史記卷之六十一
是為惠后十七年王出九門為野臺以望齊中山之
境十八年秦武王與孟說舉龍文赤鼎絕膺而死趙
王使代相趙固迎公子慶於燕送歸立為秦王是為
昭王十九年召肥義與議天下五日而畢王北略中
山之地至房子遂之代北至無齋西至河登黃華之
土召樓緩謀曰我先王因世之變以長南蕃之地屬
阻漳滏之險立長城又取蘭郭狼敗林人於荏而功
未遂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東有胡西有林胡樓
煩秦韓之邊而無疆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夫有高
世之名必有遺俗之累吾欲胡服樓緩曰善遂胡服

招騎射二十年王略中山地至寧葭西略胡地至榆
中林胡王獻馬歸使樓緩之秦仇液之韓王賁之楚
富丁之魏趙爵之齊代相趙固主胡致其兵二十一
年略中山趙紹為右軍許鈞為左軍公子章為中軍
王并將之牛翦將車騎趙希并將胡代兵合軍曲陽
攻取丹丘華陽鴟之塞王軍取鄗石邑封龍東垣中
山獻四邑和王許之罷兵二十三年攻中山二十五
年使周紹胡服傳王子何二十六年復攻中山攘地
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二十七年大朝於東宮傳
國立王子何以為王王廟先禮畢出臨朝大夫悉為

史記卷之六 秦本紀第一
臣肥義為國相并傳王是為惠文王惠文王惠后吳
娃子也武靈王自號為主父主父欲令子主治國而
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略胡而欲從雲中九原直南
襲秦於是詐自為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恠其
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馳已脫關矣
審問之乃主父也秦人大驚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
略地形因觀秦王之為人也惠文王二年主父行新
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是年楚懷
王入秦三年或謂武靈王曰三晉合而秦弱三晉離
而秦強此天下之所明也秦之有燕而伐趙有趙而

七國
之稱

伐燕有梁而伐趙有趙而伐梁有楚而伐韓有韓而
伐楚此天下之所明見也然山東不能易其路兵弱
也弱而不能相一是何秦之智山東之愚也虎將即
禽禽不知虎之即已也而相鬪兩罷而歸其死於虎
今山東之主不知秦之即已也而尚相鬪兩敵而歸
其國於秦今事有可急為者秦之欲伐韓梁東闕於
周室甚惟寡忘之今南攻楚者惡三晉之大合也今
攻楚休而復之已五年矣秦之千餘里今謂楚王苟
來舉玉趾而見寡人必與楚為兄弟之國必為楚攻
韓梁反楚之故地楚王美秦之語怒韓梁之不救已

史記卷之六

秦本紀

六

陳

史記卷之九十一 趙
必入於秦秦有謀故發使之趙以燕餌趙而離三晉
今王美秦之言而欲攻燕攻燕食未飽而禍已及矣
楚王入秦秦楚為一東向而攻韓韓南無楚北無趙
韓不待伐割挈馬兔而西走秦與韓為上交秦禍安
移於梁矣以秦之強有楚韓之用梁不待伐割挈馬
兔而西走秦與梁為上交秦禍案環中趙矣以強秦
之有韓梁楚與燕之怒割必深矣臣故曰事有可急
為者及楚王之未入也三晉相親相堅出銳師以戍
韓梁西邊楚王聞之必不入秦秦必怒而備攻楚是
秦禍不離楚也便於三晉若楚王入秦秦見三晉之
大合而堅也必不出楚王即多割是秦禍不離楚也
有利於三晉趙王因起兵南伐山戎戍韓梁之西邊
秦見三晉之堅也果不出楚王而多求地趙滅中山
遷其土於膚施起靈壽此地方從代道大通還歸行
賞大赦置酒脯五日封長子章為代安陽君章素侈
心不服其弟所立主父又使田不禮相章也李兌謂
肥義曰公子章強壯而志驕黨眾而欲大殆有私乎
田不禮之為人也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謀陰賊
起一出身僥倖夫小人有欲輕慮淺謀徒見其利而
不顧其害同類相推俱入禍門以吾觀之必不久矣

史纂左編卷九十一
子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禍之所集也子必先患仁者愛萬物而智者備禍于未形不仁不智何以爲國子奚不稱疾毋出傳政於公子成無爲怨府毋爲禍梯肥義曰不可昔者主父以王屬義也曰毋變而度毋異而慮堅守一心以沒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孰大焉進受嚴命退而不全負孰甚焉變負之臣不容於刑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且夫真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子則有賜而忠我矣雖然吾有語在前者也終不敢失李

兌曰謀子勉之矣吾見子已今年耳涕泣而出李數見公子成以備田不禮之事異日肥義謂信期曰公子與田不禮甚可憂也其於義也聲善而實惡此爲人也不子不臣吾聞之也姦臣在朝國之殘也讒臣在中主之蠹也此人貪而欲大內得主而外爲暴矯令爲慢以擅一旦之命不難爲也禍且迫國今吾憂之夜而忘寐饑而忘食盜賊出入不可不備自今以來若有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將先以身當之無故而王乃入信期曰善哉吾得聞此也四年朝羣臣安陽君亦來朝主父令王聽朝而自從旁視窺羣臣宗

室之禮見其長子章慄然也反北面為臣詘於其弟
心憐之於是乃欲分趙而王章於代未決而轂主父
乃出游沙丘異宮公子章即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
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高信即與王戰公
子成與李兌自國至乃起四邑之兵入距難殺公子
章及田不禮滅其黨賊而定王室公子成為相號安
平君李兌為司寇公子章之敗往走主父主父開之
成兌因圍主父宮公子章死公子成李兌謀曰以章
故圍主父即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令宮中人
後出者夷宮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辭

穀而食之三月餘而餓死沙丘宮主父定死乃
赴諸侯是時王少成兌專政畏誅故圍主父主父初
以長子章為太子後得吳娃愛之為不出者數歲生
子何乃廢太子章而立何為王吳娃死愛弛憐故太
子欲兩王之猶豫未決故亂起以至父子俱死為天
下笑豈不痛乎主父死惠文王立十年秦自置為西
帝十四年相國樂毅將趙秦韓魏燕攻齊十五年燕
昭王來見趙與韓魏共擊齊齊王恐走燕獨深入取
臨淄十六年秦復與趙數擊齊齊人患之蘇厲為齊
遺趙王書曰足下之賢行功方非數加於秦也怨毒

史記卷之六十一
積怒非素深於齊也秦趙與國以憂徵兵於韓秦非
愛趙而憎齊也欲亡韓而吞二周故以齊餒天下恐
事之不合故遣兵以劫魏趙恐天下畏已也故出質
以為信恐天下亟反也故徵兵於韓以威之蓋以德
與國而實伐空韓臣以秦計為必出於此夫物固有
勢異而患同者楚久伐而中山亡今齊久伐而韓必
亡破齊王與六國分其利也亡韓秦獨擅之收二周
西取祭器秦獨私之賦田計功王之獲利孰與秦多
說士之計曰韓亡三川魏亡晉國市朝未變而禍已
及矣燕盡齊之北地去沙丘鉅鹿歛三百里韓之上

黨之計曰齊百里燕秦謀王之河山間二百里而逆矣
秦之上郡近挺關至榆中者千五百里秦以三郡攻
王之上黨羊腸之西句注之南非王有已踰句注斬
常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於燕代馬胡犬不東下昆
山之玉不出此三寶者亦非王有已王久伐齊從強
秦攻韓其禍必至於此願王熟慮之且齊之所以伐
者以亭王也天下屬行以謀王也燕秦之約歲而兵
出有日矣五國三分王之地齊倍五國之約而殉王
之患西兵以禁強秦秦廢帝請服反高平張柔於魏
反豎分先俞於趙齊之事王宜為上使而今乃抵臯

臣恐天下後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願王熟計之今王毋與天下共齊天下必以王為義齊地社稷而厚事王天下必盡重王義王以天下善秦秦暴王以天下禁之是一世之名寵制於王也於是趙乃輟謝秦不擊齊王與燕王遇廉頗將攻齊昔陽取之十七年樂毅將趙師攻魏伯陽而秦怨趙不與已擊齊伐趙拔我兩城十八年王再之衛東陽決河水伐魏氏二十九年廉頗將攻齊王與秦昭王遇於西河之外二十九年秦韓相攻而圍閼與趙使趙奢將兵擊秦大破秦軍閼與下賜號為馬服君三十三年惠文王卒太子

丹立是為孝成王元年秦伐我拔三城趙王新立太后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為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曰復言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胥之入徐趨而坐自謝曰老臣病足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怨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日食得毋衰乎曰恃粥耳曰老臣聞者殊不欲食乃強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也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不和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驥息舒襪最少

不肖而臣衰竊憐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
臣敢昧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
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
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
臣竊以為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
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愛子則為之計深
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為之泣念其遠也亦哀之
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計
長久為子孫相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
三世以前至於趙主之子孫為侯者其繼有在者乎

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曰
此其近者禍及其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
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
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
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
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為長安君之計短也故以為愛
之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
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曰人主之
子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持無功之尊無勞之奉而守
金玉之重也而況於乎齊王建使使者問趙威后

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說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故有舍本而問末者也耶乃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曰鍾離子無恙耶是其為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業陽子無恙乎是其為人哀鰥寡卹孤獨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徹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

於孝情者也胡為至今不朝也此二士弗業一女不朝何以王齊國子萬民乎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為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為至今不殺乎齊安平君田單將趙師而攻燕中陽拔之又攻韓注人拔之二年惠文后卒田單為相四年王夢衣偏褻之衣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見金玉之積如山明日王召筮史敢占之曰夢衣偏褻之衣者殘也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者有氣而無實也見金玉之積如山者憂也後三日韓氏上黨守馮亭使者至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於

秦其吏民皆安爲趙不欲爲秦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入之趙財玉所以賜吏民王大喜召平陽君豹告之曰馮亭入城市邑十七受之如何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德何謂無故乎對曰夫秦蚕食韓氏地中絕不令相通固自以爲坐而受上黨之地也韓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強大不能得之於小弱小弱顧能得之於強大乎豈可謂非無故之利哉且夫秦以牛田之水通糧蚕食上乘倍戰者裂上國之地其政行不可與爲難必勿受也王曰今發百萬之軍而攻踰年歷歲未得一城也今以城市邑十七幣吾國此大利也趙豹出王召平原君與趙禹而告之對曰發百萬之軍而攻踰歲未得一城今坐受城市邑十七此大利不可失也王曰善乃令楚勝受地告馮亭曰敝國使者臣勝敝國君使勝致命以萬戶都三封太守千戶都三封縣令皆世世爲侯吏民皆益爵三級吏民能相安皆賜之金六馮亭垂涕不見使者曰吾不處三不義也爲主守地不能死固不義一矣入之秦不聽王今不義二矣賣主地而食之不義三矣趙遂發兵取上黨廉頗將軍軍長平七年廉頗免而趙

史記卷九十一 趙世家

十一

括代將秦人圍趙括趙使毅諒至秦秦王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弄寡人趙能殺此二人則可若不能殺請今率諸侯受命邯鄲城下諒毅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猶大王之有葉陽涇陽君也大王以孝治聞於天下衣服之便於體膳啗之噍於口未嘗不分於葉陽涇陽君葉陽君涇陽君之車馬衣服無非大王之服御者臣復聞之有覆巢毀卵而鳳凰不翔刳胎焚天而麒麟不至今使臣受大王之令以還報敵邑之君畏懼不敢不行無乃傷葉陽君涇陽君之心乎秦王曰諾勿使從政諒毅曰敵邑之君有母弟

不能殺諒以趙人國請之勿使與政事以和八國秦王乃喜受幣而厚遇之長平後魏人因平原君請從於趙三言之趙王不聽出遇虞卿曰爲入必語從虞卿入王曰今者平原君爲魏請從寡人不聽於子何如虞卿曰魏過矣王曰然故寡人不聽虞卿曰王亦過矣王曰何也凡強弱之舉事強受其利弱受其害今魏求從而王不聽是魏求害而王辭利也臣故曰魏過王亦過平原君謂馮忌曰吾欲北伐上黨出兵攻燕何如馮忌對曰不可夫以秦武安君公孫起乘七勝之威而與馬服之子戰於長平之下大敗趙

師因以其餘兵圍邯鄲之城趙以亡敗之餘衆收破
軍之敝守而秦罷於邯鄲之下趙守而不可拔然者
攻難而守者易也今趙非有七克之威也而燕非有
長平之禍也今七敗之禍未復而欲以罷趙攻強燕
是使弱趙爲強秦之所以攻而使強燕爲弱趙之所
以守而強秦以休兵承趙之敝此乃強吳之所以亡
而弱越之所以霸故臣未見燕之可攻也平原君曰
善哉翟章從梁來甚善趙王趙王三延之以相翟章
辭不受田駟謂柱國韓向曰臣請爲卿刺之客若死
則王必怒而誅建信君建信君死則卿必爲相矣建

信君不死以爲交終身不敝卿因以德建信君矣或

謂建信君君之所以事王者色也膏之所以事王者
智也色老而衰智老而多以日多之智而逐衰惡之
色君必困矣建信君曰柰何曰並驥而走者五里而
罷乘驥而御之不倦而取道多君今膏乘獨斷之車
御獨斷之勢以居邯鄲令之內治國事外刺諸侯則
膏之事有不言者矣君因言王而重責之膏之軸令
折矣建信君再拜受命入言於王厚任膏以事而重
責之末期年而膏亡走矣紀姬建信君表裏用事客
曰燕郭之法有所謂桑雍者王知之乎王曰未之聞

也所謂桑雍者便辟左右之人及夫人優愛孺子也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是能得之於內則大臣為之枉法於外矣故日月暉於外其賊在於內謹備其所憎而禍在於所愛十八年秦拔我榆次三十七城十九年趙與燕易土以龍兌汾門臨樂與燕燕以葛武陽平舒與趙二十年秦王政初立秦拔我晉陽二十一年孝成王卒子偃立是為悼襄王元年廉頗將攻繁陽取之使樂乘代之廉頗攻樂乘樂乘走廉頗亡入魏魏欲通平邑中牟之道不成二年李牧將攻燕拔武遂方城秦召春平君因而留之

泄鈞為之謂文信侯曰春平君者趙王甚愛之而郎中妬之故相與謀曰春平君入秦秦必留之故相與謀而內之秦也今君留之是絕趙而郎中之計中也君不如遣春平君而留平都春平君者言行信於王王必厚割趙而贖平都文信侯曰善因遣之城韓臯三年龐煖將攻燕禽其將劇辛四年龐煖將趙楚魏燕之銳師攻秦藁不拔移攻齊取饒安五年傅抵將居平邑慶舍將東陽河外師守河梁六年封長安君以饒魏與趙鄴九年趙攻燕取黎陽城兵未罷秦攻鄴拔之悼襄王卒子幽繆王遷立遷元年城栢人二

年秦攻武城扈輒率師救之軍敗死焉三年秦攻赤
麗宜安李牧率師與戰肥下却之封牧為安武君四
年秦攻番吾李牧與之戰却之六年大饑民譌言曰
趙為號秦為笑以為不信視地之生毛七年秦人攻
趙趙大將李牧將軍司馬尚將擊之李牧誅司馬尚
免趙忽及齊將顏聚代之趙忽軍破顏聚亡走去以
王遷降八年邯鄲為秦

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諸子中勝最賢喜賓
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平原君相趙惠文王及孝成
王三去相三復位封於東武城平原君家樓臨民家

民家有甃者槃散行汲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
笑之明日甃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聞君之喜士士
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不幸有
罷瘡之病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頭
平原君笑應曰諾甃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豎子乃
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君歲餘
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怪之曰勝
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去者何多也門下一
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甃者以君為愛色而賤士
士即去耳於是平原君乃斬笑甃者美人頭自造門

進躐者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爭相傾以待士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歃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卽以遂備員而行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

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為者也平原君

曰是勝之全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乃吾與而君言
汝何為者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
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
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
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
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
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疆天下弗能當
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與師以與楚戰一戰而
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
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之惡焉合從者為楚非為

楚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
言謹奉社稷以從毛遂曰從遂定乎楚王曰定矣毛
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
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
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
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一公等錄錄所譜因人成
事者也平原君以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
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爲不失天下
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先生一至楚而使趙
重於九鼎六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

勝不敢復拒上遂以爲上客平原君既返趙楚使春
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亦爲奪晉鄙軍往救趙
皆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
鄲傳舍吏子李同說平原君曰吾不憂趙亡邯鄲平
君曰趙亡則勝爲虜何爲不憂乎同曰邯鄲之民炊
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
綺縠餘梁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
刻木爲矛矢而君器物鐘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
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
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
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士
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爲之却三十
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死封
其父爲李侯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平原君
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原君曰龍聞虞卿欲以
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君請封有之乎平原君曰然龍
曰此甚不可且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能爲
趙國無有也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爲有功也
乃以君爲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割地不言
無功者亦自以爲親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鄲而請

史記卷九十一 平原君
封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也此甚不可且虞卿操
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事不成以虛名德君君必
勿聽也平原君遂不聽虞卿平原君以趙孝成王十
五年卒子孫代後竟與趙俱亡平原君厚待公孫龍
公孫龍善為堅白之辯及鄒衍過趙言至道乃絀公
孫龍劉向別錄曰齊使鄒衍過趙平原君見公孫龍
及其徒綦毋子之屬論白馬非馬之辯以問鄒子鄒
子曰不可彼天下之辯有五勝三至而辭正為下辯
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扞意通指明
其所謂使人與知焉不務相迷也故勝者不失其所
守不勝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辯可為也及至煩文以
相假飾辭以相悖巧譬以相移引人聲使不得及其
意如此害大道夫繳紛爭言而競後息不能無害君
子坐皆稱善

韓之先與周同姓其後苗裔同事晉封於韓原曰韓武

韓

韓之先與周同姓其後苗裔同事晉封於韓原曰韓武
子世為晉大夫至韓處與趙魏共滅晉分其地始列
為諸侯傳至宣王謂繆留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
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用田成監止
而簡公弑魏兩用犀首張儀而河西之外亡今王兩
用之其多力者內樹其黨其寡力者籍外權羣臣或
內樹其黨以擅其主或外交以裂其地則王之國必
危矣五年張儀相秦八年魏敗我將韓舉十一年君
號為王十四年秦伐敗我鄆十六年秦敗我修魚韓

史記卷六十六 韓世家 三十一 至

氏急公仲謂韓王曰與國非可恃也今秦之欲伐楚
久矣王不如因張儀爲和於秦賂以一名都具甲與
之南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韓王曰善乃警公仲
之行將西購於秦楚王聞之大恐召陳軫告之陳軫
曰秦之欲伐楚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其甲秦
韓并兵而伐楚此秦所禱祀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
國必伐矣王聽臣爲之警四境之內起師言救韓命
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已
出縱韓不能聽我韓必德王也必不爲鴈行以來是
韓秦不和也兵雖至楚不大病也爲能聽我絕和於

秦秦必大以厚怨韓韓之南交楚必輕秦
應秦必不敬是因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
曰善乃警四境之內興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
信臣多其車重其幣謂韓王曰不穀國雖小已悉
之矣願大國遂肆志於秦不穀將以楚徇韓韓王聞
之大悅乃止公仲之行公仲曰不可夫以實伐我者
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王恃楚之虛名而輕絕疆
秦之敵王必爲天下大笑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
非素約而謀伐秦也已存伐形因發兵言救韓此必
陳軫之謀也且王已使人報於秦矣今不行是欺秦

也夫輕欺強秦而信楚之謀臣恐王必悔之韓王不聽遂絕於秦秦因大怒益甲伐韓大戰楚救不至大破我岸門太子倉質於秦以和二十一年與秦共攻楚敗楚將屈丐斬首八萬於丹陽是歲宣惠王卒太子倉立是爲襄王襄王四年與秦武王會臨晉其秋秦使甘茂攻我宜陽五年秦拔我宜陽斬首六萬六年秦復與我武遂九年秦復取我武遂十年太子嬰朝秦而歸十一年秦伐我取穰與秦伐楚敗楚將唐昧十二年太子嬰死公子咎公子蟣爭爲太子時城風質於楚蘇代謂韓咎曰蟣風亡在楚楚王欲內

之甚今楚兵十餘萬在方城之外公何不令楚王築萬室之都雍氏之旁韓必起兵以救之公必將矣公因以韓楚之兵奉蟣風而內之其聽公必矣必以楚韓封公也韓咎從其計楚圍雍氏韓求救於秦秦未爲發使公孫昧入韓公仲日子以秦爲且救韓乎對曰秦王之言曰請道南鄭藍田出兵於楚以待公殆不合矣公仲子曰子以爲果乎對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智楚威王攻果也張儀謂秦王曰與楚攻魏魏折而入於楚韓固其與國也是孤秦也不如出兵以勁之魏楚大戰秦取西河之外以歸今其狀陽言與韓

其實陰善楚公恃秦而勁必輕與楚戰楚陰得秦之
不用也必易與公相支也公戰而勝楚遂與公乘楚
弛三川而歸公戰不勝楚楚塞三川守之公不能救
也竊爲公患之司馬庚三及於郢甘茂與昭魚遇於
商於其言收璽實類有約也公仲恐曰然則奈何曰
公必先韓而後秦先身而後張儀公不如亟以國合
於齊楚齊楚必委國於公公之所惡者張儀也其實
猶不無秦也如是楚解雍氏圍蘇代又謂秦太后弟
我曰公叔伯嬰恐秦楚之內蟣虱也公何不爲韓
求質於是楚王聽入質子於韓則公叔伯嬰知秦

之不以蟣虱爲事必以韓合於秦楚秦楚挾

魏魏氏不敢合於齊是齊孤也公又爲秦求質子
楚楚不聽怨結於韓韓挾齊魏以圖楚楚必重公公
挾秦楚之重以積德於韓公叔伯嬰必以國待公於
是蟣虱竟不得歸韓韓亥答爲太子十四年與齊魏
王共擊秦至函谷而軍焉十六年秦與我河外及武
遂襄王卒太子立是爲釐王釐王三年使公孫喜
率周魏攻秦秦敗爲二十四年虜喜伊闕五年秦拔
我宛六年秦武遂地二百三十年秦敗我師于夏
山十二年秦昭王會周而佐秦攻齊齊敗潛王

至

出二十四年秦尚門二十一年使彘救魏
為秦所敗而之而其二十二年趙魏攻我華陽韓告
急於秦秦不能相救陳筮曰事急願公雖病為
一宿之行陳筮見穰侯曰事急乎故使公來陳
筮曰未急也穰侯怒曰是可以為公之主使乎夫冠
蓋相望告敵色甚急公來言未急何也陳筮曰彼韓
急則將變而他從以未急故復來耳穰侯曰公無見
王請令發兵救韓八日而至敗趙魏於華陽之下是
歲釐王卒子桓惠王立九年秦拔我陘城汾旁十年
秦擊我於太行我上黨郡守以上黨降趙十四年

拔趙上黨殺馬服子卒四十餘萬於長平十七年秦
拔我陽城負秦二十四年秦拔我城臯滎陽二十六
年秦悉拔我上黨二十九年秦拔我十二城桓惠王
卒子王安立王安五年秦攻韓韓急使韓非使秦秦
留非因殺之九年秦虜王安盡入其地為潁川郡韓
遂亡

楚

楚芊姓顓頊之後周成王封熊繹於楚後因周衰遂
僭稱王春秋時莊王致羈傳至宣王邯鄲之難昭奚
恤謂楚王曰王不如無救趙而以強魏魏強其割趙
必深矣趙不能聽則必堅守是兩敵也景舍曰不然
昭奚恤不知也夫魏之攻趙也恐楚之攻其後也今
不救趙趙有亡形而魏無楚憂是楚魏共趙也害必
深矣何以兩敵也且魏令兵以割趙趙見亡形而知
楚之不救已也必與魏合而以謀楚故王不如少出
兵以爲趙援趙恃楚勁必與魏戰魏怒於趙之勁而

見楚救之不足畏也必不釋趙趙魏相敵而齊秦應楚則魏可破也楚因使景舍起兵救趙邯鄲拔楚取睢澨之間宣王卒子威王立威王七年齊孟嘗君父田嬰欺楚楚威王伐齊敗之於徐州而今齊必逐田嬰田嬰恐張丑僞謂楚王曰王所以戰勝於徐州者田盼子不用也盼子者有功于國而百姓爲之用嬰勿善而用申紀申紀者大臣不附百姓不爲用故王勝之也今王逐嬰嬰逐盼子必用矣復搏其士卒以與王遇必不便於王矣楚王因勿逐也于懷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攻魏破之於襄陵得八邑又移兵而攻齊齊王患之陳軫適爲秦使齊齊王曰爲之奈何陳軫曰王勿憂請令罷之卽往見昭陽于軍中曰願聞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其官爲上柱國封上壽執珪陳軫曰其有貴於此者乎昭陽曰令尹陳軫曰今君已爲令尹矣此國冠之上臣請得譬之人有遺其舍人一卮酒者舍人相謂曰數人飲此不足以徧請遂畫地爲蛇蛇先成獨飲之一人曰吾蛇先成舉酒而起曰吾能爲之足及其爲之足而後成人奪卮酒而飲之曰蛇固無足今爲之足是非蛇也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功莫大焉

冠之不可以加矣。今又移兵而攻齊，攻齊勝之，官爵不加於此，攻之不勝，身死爵奪，有段於楚，此爲蛇足之說也。不若引兵而去，以德齊，比持滿之術也。昭陽曰：善。引兵而去。十一年，蘇秦約從山東六國共攻秦。楚懷王爲從長，至函谷關。秦出兵擊六國，六國兵皆引而歸。齊獨後。十二年，齊湣王伐敗趙魏軍，秦亦伐敗韓與齊。爭長十六年，秦欲伐齊，而楚與齊從親。秦惠王患之，乃宣言張儀免相，使張儀南見楚王。謂楚王曰：敝邑之王所甚說者，無先大王。雖儀之所甚願爲門闌之厮者，亦無先大王。敝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先齊王。雖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先齊王。而大王和之，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王，而令儀亦不得爲門闌之厮也。王爲儀閉關而絕齊，今使使者從儀西取故秦所分楚商於之地方六百里。如是，則齊弱矣。是北弱齊，西德於秦，私商於以爲富。此一計而三利俱至也。懷王大悅，乃置相璽於張儀，日與置酒。宣言：吾復得吾商於之地，羣臣皆賀。而陳軫獨弔。懷王曰：何故？陳軫對曰：秦之所以爲重王者，以王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交先絕，是孤楚也。夫秦又何以重孤國哉？必輕楚矣。且先出地而後絕齊，則秦計不爲先絕齊。

而後責地則必見欺於張儀見欺於張儀則王必怨之怨之是西起秦怨北絕齊交西起秦怨北絕齊交則兩國之兵必至臣故弔楚王不聽因使一將軍西受封地張儀至秦佯醉墜車稱疾不出三月地不可得楚王曰儀以吾爲絕齊尚薄邪乃使勇士宋遺北辱齊王齊王大怒折楚符而合於秦秦齊交合張儀乃起朝謂楚將軍曰子何不受地從某至某廣袤六里楚將軍曰臣之以所見命者六百里不聞有六里歸報懷王懷王大怒興師伐秦陳軫曰伐秦非計也不如因賂之以一名都與之伐齊是我亡地於秦取償於齊也吾國尚可全今王已絕於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秦齊之交而來天下之兵也國必大傷矣楚王不聽遂絕和於秦發兵西攻秦秦亦發兵擊之十七年春與秦戰於丹陽秦大敗我軍斬甲士八萬虜我大將軍屈匄等七十餘人遂取漢中之郡楚懷王大怒乃悉國兵復襲秦戰於藍田大敗楚軍韓魏聞楚之困乃南襲楚至於鄧楚聞乃引兵歸十八年秦使使約復與楚親分漢中之半以和楚楚王曰願得張儀不願得地張儀聞之請之楚秦王曰楚且甘心於子柰何張儀曰臣善其左右靳尚靳尚又能得事

於楚王幸姬鄭袖袖所言無不從者且儀以前使負
楚以商於之約今秦楚大戰有惡臣非面自謝楚不
解且大王在楚不宜敢殺儀誠殺儀以便國臣之願
也儀遂使楚至懷王不見因而囚張儀欲殺之儀私
於靳尚靳尚為請懷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
楚無秦必輕王矣又謂夫人鄭袖曰秦王甚愛張儀
而王欲殺之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
楚王以宮中善歌者為之媵楚王重地秦女必貴而
夫人必斥矣夫人不若言而出之鄭袖卒言張儀於
王而出之儀出懷王因善遇儀儀因說楚王以叛從
約而與秦合親然如張儀已去屈原使從之來
王曰何不誅張儀懷王悔使人追儀不及是歲秦惠
王卒二十年齊湣王欲為從長惡楚之與秦合乃使
使遺楚王書曰寡人患楚之不察於尊名也今秦惠
王卒武王立張儀走魏衍甲疾公孫衍用而楚事秦
夫穉里疾善乎韓而公孫衍善乎魏楚必事秦韓魏
恐必因二人求合於秦則燕趙亦宜事秦四國爭事
秦則楚為郡縣矣王何不與寡人併力收韓魏燕趙
與為從而尊周室以按兵息民今於天下莫敢不樂
聽則王名成矣王率諸侯並伐破秦必矣王取武關

蜀漢之地私吳越之富而擅江海之利韓魏割上黨西薄函谷則楚之強百萬也此王欺於張儀亡地漢中兵鏗藍田天下莫不代王怒今乃欲先事秦願大王熟計之楚土業已欲和於秦見齊王書猶豫不決下其議羣臣羣臣或言和秦或言聽齊昭睢曰王雖東取地於越不足以刷耻必且取地於秦而後足以刷耻於諸侯王不如深善齊韓以重樛里疾如是則王得韓齊之重以求地矣秦破韓宜陽而韓猶復事秦者以先王之墓在平陽而秦之武遂去之七十里以故尤畏秦不然秦攻三川趙攻上黨楚攻河外韓必亡楚之救韓不能使韓不亡然存韓者楚也韓已得武遂於秦以河山爲塞所報德莫若楚厚臣以爲其事王必疾齊之所信於韓者以韓公子昧爲齊相也韓已得武遂於秦王甚善之使之以齊韓重樛里疾疾得齊韓之重其三弗敢棄疾也今又益之以楚之重樛里子必言秦復與楚之侵地矣於是懷王許之竟不合秦而合齊以善韓二十四年倍齊而合秦秦昭王初立乃厚賂於楚楚往迎媼懷王入于秦昭王盟約於黃棘秦復與楚上庸齊韓魏爲楚負其從親而合於秦三國共伐楚楚使太子入質於秦而請

史記卷之六 秦本紀第六 三十一 夫

救秦乃遣客卿通將兵救楚三國引兵去二十七年
秦大夫有私與楚太子關楚太子殺之而亡歸秦乃
與齊韓魏共攻楚殺楚將唐昧取我重丘而去二十
九年秦復攻楚大破楚楚軍死者二萬懷王恐乃使
太子為質於齊以求平三十年秦復伐楚取八城秦
昭王遣楚王書曰始寡人與王約為弟兄盟于黃棘
太子為質至驩也太子凌殺寡人之重臣不謝而亡
去寡人誠不勝怒使兵侵君王之邊今聞君王乃令
太子為質于齊以求平寡人與楚接境壤界故為婚
姻所從相親久矣而今秦楚不驩則無以令諸侯寡
人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去實寡人之
也敢以聞下執事楚懷王見秦王書患之欲往恐
欺無往恐秦怒昭雖曰王毋行而發兵禦守耳秦
狼不可信有并諸侯之心懷王子蘭勸王行曰
何絕秦之歡心於是往會秦昭王昭王詐令一將軍
伏兵武關號為秦王楚王至則閉武關遂與西至咸
陽朝章臺如蕃臣不與元禮楚懷王大怒悔不用昭
子言秦以留楚王要以割巫黔中之郡楚王欲盟秦
欲先得地楚王怒曰秦詐我而又強要我以地不復
許秦秦因留之楚大臣患之乃與相謀曰吾王在秦

不得還要以割地而太子爲質於齊齊秦合謀則楚無國矣乃欲立懷王子在國者昭雖曰王與太子俱困于諸侯而今又倍王命而立庶子不宦乃詐楚于齊齊潘王謂其相曰不若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相曰不可郢中立王是吾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或曰不然郢中立王因與其新王市曰子我下東國吾爲王殺太子不然將與三國共立之然則東國必可得矣齊王卒用其相計而歸楚太子太子橫立立爲王是爲頃襄王乃告於秦曰賴社稷神靈國有王矣頃襄王元年秦要懷王不可得地楚立王以應秦

秦昭王怒發兵出武關攻楚大敗楚軍斬首五萬析十五城而去二年楚懷王亡逃歸秦覺之遮楚道懷王恐乃從間道走趙以求歸趙主父在代其子惠王初立行王事恐不敢入楚王楚王欲走魏秦追至遂與秦使復之秦懷王遂發病殂頃襄王三年懷王卒於秦奉歸其喪於楚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秦楚絕六年秦使白起伐韓於伊闕大勝斬首二十四萬秦乃遺楚王書曰楚倍秦秦且率諸侯伐楚爭一旦之命願王之飭士卒得一樂戰楚頃襄王患之乃謀復與秦平七年楚迎婦于秦秦楚

復平十四年楚頃襄王與秦昭王好會于宛結和親
十八年頃襄王遣使於諸侯復為從欲以伐秦秦聞
之發兵伐楚楚欲與齊韓連和伐秦因欲圖周周報
王使武公謂楚相昭子曰二國以割周郊地以便輸
而南器以尊楚臣以為不然夫弑共王臣世君大國
不親以衆脅寡小國不輔大國不親小國不附不可
以致名實名實不得不足以傷民夫有圖周之聲非
所以為號也昭子曰乃圖周則無之雖然周何故不
可圖也對曰軍不五不攻城不十不圍夫一周而為
二十晉公之所知也韓嘗以二十萬之衆辱於晉之

城下銳士死中士傷而晉不拔公之無百韓以圖周
天下之所共知也夫怨結於兩周以塞鄒魯之心交
絕於齊聲失天下其為事危矣夫危兩周以厚三川
方城之外必為韓弱矣何以知其然也西周之地絕
長補短不過百里名為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
國得其衆不足以勁兵雖無攻之名為弑君然而好
事之君喜攻之臣發號用兵未嘗不以周為終治是
何也見祭器在焉欲器之至而忘弑君之亂今韓以
器之在楚臣恐天下以器警楚也臣請譬之夫虎肉
臊其兵利身人猶攻之也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

史記卷之八十一
卷之八十一
人之攻之必萬於虎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訕楚之名
足以尊主今子將以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
傳器吞三瀾六翼以高世主非貪而何周書曰欲起
無先故器南則兵至矣於是楚計輟不行十九年秦
伐楚楚軍敗割上庸漢北地予秦天下合從趙使魏
加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
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譬之可乎春申君
曰可加曰異日者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仰見飛
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爲王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
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間鴈從東方來更羸
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
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
者故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羣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
去也聞弦者音烈而高飛故瘡隕也今臨武君嘗爲
秦孽不可爲拒秦之將也二十年秦將白起拔我西
陵二十一年秦將白起遂拔我郢燒先王墓夷陵楚
襄王兵散遂不復戰東北保陳城二十二年秦復拔
我巫黔中郡二十三年乃收東地兵得十餘萬復西
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爲郡距秦二十七年使
三萬人助三晉伐燕復與秦平秋頃襄王卒子考烈

王立秦圖邯鄲趙告急於楚楚遣將軍景陽救趙七
年至新中秦兵去十六年秦莊襄卒秦王呂政立二
十二年楚東徙都壽春命曰郢二十五年考烈王卒
子幽王悼立李園殺春申君九年秦滅韓十年幽王
卒弟哀王立哀王庶兄負芻之徒襲殺哀王而立負
芻為王四年秦將王翦破我軍于蕘而殺將軍項燕
五年秦將王翦蒙武遂破楚國虜楚王負芻滅楚名
為郡云

秦

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織玄鳥隕卵
女脩吞之生子大業大業生大費與禹平水土已成
帝賜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費為輔帝舜乃妻
之姚姓之玉女大費拜受佐舜調訓鳥獸鳥獸多馴
服是為栢翳舜賜姓嬴氏大費之後中涵在西戎保
西陲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功蜚廉善走父子
俱以材力事殷紂周武王之伐紂并殺惡來蜚廉復
有子曰季歷季勝生孟增孟增幸於周成王是為宅
皋狼皋狼之孫造父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穆王得驥

溫驪騁騶騶耳之駟西巡狩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
造父爲繆三術長驅歸周一日千里以救亂繆王以
趙城封造父造父族由此爲趙氏自蜚廉生季勝以
下五世至造父別居趙趙衰其後也惡來革者蜚廉
子也早死有子曰女防女防之後大駱大駱生非子
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
王孝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孝王欲以
爲大駱適嗣申侯之女爲大駱妻生子成爲適申侯
乃言孝王曰昔我先酈山之女爲戎胥軒妻生中湑
以親故歸周保西陲西陲以其故和睦今我復與大
駱妻生適子成申駱重婚西戎皆服所以爲王王其
圖之於是孝王曰昔伯翳爲舜王畜畜多息故有土
賜姓嬴今其后世亦爲朕息焉朕其分土爲附庸
之秦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亦不廢申侯之女
爲駱適者以和西戎秦嬴之孫秦仲秦仲立三年周
厲王無道諸侯或叛之西戎反王室滅犬丘大駱之
族周宣王卽位乃以秦仲爲大夫誅西戎西戎殺秦
仲秦仲子五人其長曰莊公周宣王乃召莊公昆弟
五人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於是復與秦仲後
及其先大駱地犬丘并有之爲西陲大夫莊公居其

故西犬丘卒子襄公代立周幽王用褒姒廢太子立褒姒子為適數欺諸侯諸侯叛之西戎犬戎與申侯伐周殺幽王驪山下而秦襄公將兵救周戰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難東徙維也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曰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與誓封爵之襄公于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乃用騶駒黃牛羝羊各三祠上帝西時十二年伐戎而至岐卒數傳至穆公事見春秋傳穆公三十四年戎王使由余於秦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聞穆公賢故復由

余觀秦秦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為之則勞神矣使人為之亦苦民矣穆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為治不亦難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為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后世日以驕滿阻法度之威以責督于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于上上下下交爭怨而相篡弑至於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於是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孤聞鄰

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將奈之
何廖曰戎王處辟匿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其女樂
以奪其志為由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
戎王恠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虜也且戎王好
樂必怠于政穆公曰善因與由余曲席而坐傳器而
食問其地形與其兵勢盡答而後今內史廖以女樂
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說之終年不還於是秦乃歸
由余由余數諫不聽穆公又數使人間要由余由余
遂去降秦穆公以客禮禮之問伐戎之形獻公元年
止從死十一年周太史儋見獻公曰周故與秦國合
而別別五百歲復合合七十七歲而霸王出二十一
年與晉戰於石門斬首六萬天子賀以黼黻獻公卒
于孝公立年已二十一歲孝公元年河山以東強國
六與齊威楚宣魏惠燕悼公韓哀趙成侯並淮泗之
間小國十餘楚魏與秦接界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以
北有上郡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中周室微諸侯力政
爭相并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
之孝公於是布惠振孤寡招戰士明功賞下令國中
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間脩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
為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為後

世開基甚光美會往者厲蹠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
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卑秦
醜莫大焉獻公卽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
復穆公之故地脩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
常痛於心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彊秦者吾且尊官
與之分土於是乃出兵東圍陝城西斬戎之獮王衛
鞅聞是令下西入秦因景監求見孝公二年天子致
牋三年衛鞅說孝公變法脩行內務耕稼外勸戰死
之賞罰誘三晉人耕稼於內使秦人力戰於外孝公
言之甘龍杜摯等勿然相與爭之卒用鞅法百姓苦
之三年百姓便之乃拜鞅爲左庶長其事在商君
語中八年與魏戰元里有功十年衛鞅爲大良造將
兵圍魏安邑降之十二年作爲咸陽築冀闕秦徙都
之并諸小鄉聚集爲大縣縣一令四十一縣爲田開
阡陌東地渡洛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秦使公子少官
率師會諸侯逢澤朝天子二十二年衛鞅擊魏虜
公子卬封鞅爲列侯號商君二十四年與晉戰殤門
虜其將魏錯孝公卒子惠文君立是歲誅衛鞅鞅之
初爲秦施法法不行天子犯法鞅曰法之不行自於
貴戚君必欲行法先於太子太子不可黜其傅師

於是法大用秦人治及孝公太子立宗室多怨鞅
鞅亡因以為及而卒車裂以徇秦國惠文君七年公
子卬與魏戰虜其將龍賈斬首八萬八千魏納河西
地九年度河而汾陰皮氏十年張儀相秦魏納上郡
十五縣十一年縣義渠義渠君為臣更名少梁曰夏
陽十二年初臘十三年魏君為王韓亦為王使張儀
伐取陝出其人與魏十四年更為元年二年張儀與
齊楚大臣會齧桑三年張儀相魏七年韓魏趙燕齊
帥匈奴共攻秦秦使庶長疾與戰脩魚虜其將申差
取趙公子喝韓太子奭斬首八萬二千五年張儀復

相秦九年司馬錯伐蜀滅之十年伐取義渠二十五
城十一年樛里疾攻魏焦降之敗韓岸門斬首萬級
其將犀首走燕君讓其臣子之十二年張儀相楚十
三年庶長章擊楚於卅陽虜其將屈白斬首八萬級
及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置漢中郡楚圍雍氏秦使
庶長疾助韓而東攻齊到滿助魏攻燕十四年伐楚
取邵陵卅翠蜀相壯殺蜀侯來降惠王卒子武王立
韓魏齊楚越皆償從元年與魏惠王會臨晉誅蜀相
壯張儀魏章皆東出之魏二年初置丞相樛里疾甘
茂為左右丞相張儀死於魏三年樛里疾相韓武王

謂甘茂曰寡人欲吞天下通三川窺周室死不恨矣其
秋使甘茂伐宜陽四年拔宜陽斬首六萬涉河城武
遂武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王
與孟說舉鼎絕膺死族孟說武王無子立異母弟是
為昭襄王昭襄母楚人姓辛氏號宣太后武王死時
昭襄為質於燕燕人送歸得立六年蜀侯輝反司馬
錯定蜀庶長奐伐楚斬首二萬涇陽君質於齊八年
使將軍芊戎攻楚取新市齊使章子魏使公孫喜韓
使暴鳶共攻楚方城取唐昧趙破中山其君亡竟死
齊九年孟嘗君薛文來相秦十年楚懷王入朝秦秦

留之十一年齊韓魏趙宋中山五國共攻秦至鹽氏
而還秦與韓魏河北及封陵以和楚懷王走之趙趙
不受還之秦即死歸葬十四年左更白起攻韓魏於
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虜公孫喜拔五城十五年大良
造白起攻魏取垣復予之攻楚取宛十六年左更錯
取軹及鄧十七年哀周君來朝十九年王為西帝齊
為東帝皆復云之二十一年錯攻魏河內魏獻安邑
秦出其人嘉從河東賜魯赦罪人遷之二十三年尉
斯離與三晉燕伐齊破之濟西二十七年錯攻楚赦
罪人遷之兩陽白起攻趙取代光狼城又使司馬錯

史集左編卷之二十一
發隴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二十八年大良造白起
攻楚取鄢郢赦罪人遷之二十九年白起攻楚取郢
爲南郡楚王走白起爲武安君三十年蜀守若伐取
巫郡及江南爲黔中郡三十二年相穰侯攻魏至大
梁斬首四萬級魏入三縣請和三十三年客卿胡傷
攻魏卷蔡陽長杜取之擊芒卯華陽破斬首十五萬
魏入南陽以和三十四年秦與魏韓上庸地爲一郡
南陽免臣遷居之三十五年佐韓魏楚伐燕初置南
陽郡三十六年客卿竈攻齊取剛壽予穰侯三十八
年中更胡傷攻趙閼與不能取四十二年安國君爲

太子四十七年武安君白起攻韓拔九城斬首五萬
四十四年攻韓南郡取之四十五年五大夫賁攻韓
取十城四十七年秦攻韓上黨上黨降趙秦因攻趙
趙發兵擊秦相距秦使武安君白起擊之大破趙於
長平四十餘萬盡殺之四十八年十月韓獻垣雍秦
軍分爲三軍武安君歸王齕代將趙司馬梗北定太
原盡有韓上黨正月兵罷復守上黨其十月五大夫
陵攻趙鄢郢四十九年正月益發卒佐陵陵戰不善
免王齕代壽五十年益發卒軍汾城旁武安君白起
有罪死齕攻鄢郢不拔去還秦汾軍五十一年將軍

南郡矣北收上郡以東有河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臣不韋爲相號曰文信侯招致賓客游士欲以并天下李斯爲舍人蒙騫王齕庶公等爲將軍王年少初卽位委國事大臣韓欲疲秦人使無東伐乃使水工鄭國爲間於秦鑿深水自仲山爲渠並北山東注洛作而覺秦人欲殺之鄭國曰臣爲韓延數年之命然渠成亦秦萬世之利也乃使卒爲之注填闕水溉烏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種關中由是益富饒二年庶公將卒攻卷斬首三萬三千蒙騫攻韓取十三城王齕死十月將軍蒙騫攻秦氏陽有詭秦質子歸自趙趙太子出歸國百姓納粟千石拜爵一級五年將軍騫攻魏取二十城初置東郡六年韓衛趙魏楚共擊秦取壽陵秦出兵五國兵罷拔衛迫東郡其君角率其支屬徙居野王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內七年將軍騫死八年王弟長安君成蟠將軍擊趙反死屯留軍吏皆斬死遷其民於臨洮河魚太上輕車重馬東就食嫪毐封爲長信侯予之山陽地令毒惡之宮室車馬衣服苑囿馳獵恣毒事無大小皆決於毒是以河西太原郡更爲毒國九年彗星見或竟天攻魏垣蒲陽四月王冠帶劍長信侯

毒作亂而竟矯王御璽及太后璽以發驍卒及衛卒
官騎戎器君公舍人將欲攻秦宮爲亂王知之令
相國昌平君昌文君發卒攻毒於咸陽斬首數百皆
拜爵及宦者皆在戰中亦拜爵一級毒等敗走卽令
國中有生得毒賜錢百萬殺之五十萬盡得毒等衛
尉竭中大夫令齊等二十人皆梟首車裂以徇滅其
宗及其舍人輕者爲鬼薪及奪爵遷蜀四千餘家家
房陵四月寒凍有死者彗星見西方又見北方從斗
以南八十日十年相國呂不韋坐譽毒免齊趙來置
酒齊人茅焦說秦王曰秦方以天下爲事而大王有
逐母太后之名恐諸侯聞之由此倍秦也秦王乃迎
太后于雍而入咸陽復居甘泉宮大索逐客李斯上
書說乃止逐客令李斯因說秦王請先取韓以恐他
國於是使斯下韓韓王患之與韓非謀弱秦大梁人
尉繚來說秦王曰以秦之強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
但恐諸侯合從翕而出不意此乃管伯大左潘王之
所以亡也願大王母愛財物賂其寡臣以亂其謀不
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秦王從其言見尉繚亢
禮衣服飲食與繚同繚曰秦王爲人唯長目鷲鳥
鷹豺聲少恩而虎狼心是殆易出天下得志亦輕食

人我布衣然見我當身自下我讓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為虜矣不可與久游乃亡云秦王覺固止以為秦國弱卒用其計策而李斯用事十一年王翦攻鄴取九城王翦攻閼與豫揚皆并為一軍翦將十八日軍歸十食以下什推二人從軍取鄴安陽十二年文信侯不韋死竊葬其舍人臨者晉人也逐出之秦人六百石以上奪爵遷五百石以下不臨遷勿奪爵自今以來操國事不道如嫪毐不韋者籍其門視此秋復嫪毐舍人遷蜀者十三年桓齮攻趙平陽殺趙將扈輒斬首十萬王之河南正月彗星見東方桓齮攻趙定平陽武城韓非使秦秦用李斯謀留非非死雲陽韓王請為臣十五年大興兵一軍至鄴一軍至太原取狼孟十六年發卒受地韓南陽假守騰初令男子書年魏獻地於秦秦置麗邑十七年內史騰攻韓得韓王安盡納其地為郡名曰潁川華陽太后卒民大饑十八年大興兵攻趙王翦將上地下并陘十九年王翦盡取趙地東陽得趙王引兵欲攻燕屯中山秦土之邯鄲諸善與王邯時毋家有仇怨皆坑之秦土遷於太原上壽歸趙王帝母太后崩趙公子嘉率其宗室百八自立為代王與燕合兵軍

史記卷之...

...

...

上谷二十年燕太子丹處秦公至國恐使荆刺秦
 王秦王覺之皆殺之以狗王之王翦攻燕燕代發兵
 擊秦軍秦軍破燕之易水之西二十一年王賁攻薊
 乃益發卒謂王翦軍之秦大十軍取燕薊城得太
 子丹之首燕東王之王翦謝病老歸二
 十二年王賁魏河濟灌大梁大梁城壞其王請
 降盡取其地二十三年秦王復召王翦強起之使將
 擊荆取陳以南至平輿虜荆王秦王游至郢陳荆將
 項燕立昌平君為荆王反秦於淮南二十四年王翦
 攻荆破荆軍昌平君死項燕遂自殺二十五年大

兵使王賁將攻燕遼東得燕王喜還攻代虜代王嘉
 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會稽郡三十六年齊
 王建與其相后勝發兵守其西界不通秦秦使將軍
 王賁從燕南攻齊得齊王建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
 史曰異日韓王納地効璽請為藩臣已而倍約與趙
 魏合從畔秦故與兵誅之虜其王寡人以為善庶幾
 息兵革趙王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歸其質子已而
 倍盟反我太原故與兵誅之得其王趙公子嘉乃自
 立為代王故舉兵擊滅之魏王始約復入秦已而與
 韓趙謀襲秦秦兵吏誅遂破之荆王獻青陽以西已

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荆地燕王
昏亂其太子丹乃陰令荆軻爲賊兵吏誅滅其國齊
王用后勝計絕秦使欲爲亂吏兵誅虜其王平齊地
寡人以眇眇之身與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
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
其議帝號丞相綰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
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
不能制今陛下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爲郡
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臣
等謹與博士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太皇太皇最
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曰太皇命爲制令爲詔天子
自稱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
他如議制曰可追尊莊襄王曰太上皇制曰朕聞上
古有號毋謚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爲謚如此則子議
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自今以來除謚法朕
爲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
窮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爲周得火德秦代周德
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
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數以六爲紀符法冠皆六寸
而輿六尺六尺爲步重六馬更名河曰德水以爲水

史記卷之六
德之始剛毅矣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毋仁恩和議然後合五德之數於是急法久者不赦丞相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荆地遠不爲置王毋以鎮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於羣臣羣臣皆以爲便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讐諸侯更誅伐周天子不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鬪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

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更名民曰黔首大舖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鍾鑠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宮中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司軌書同文字地東至海暨朝鮮西至臨洮羌中南至北嚮戶北據河爲塞並陰山至遼東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諸廟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坂上南臨渭自雍門以東至涇涇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鐘鼓以充入之二十七年始皇游隴西北地出雞頭山過回中焉作信宮渭南已更命信宮爲極廟

象天極自極廟道通驪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自咸陽屬之是歲賜爵一級治馳道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功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于樹下因封其樹爲五大夫禪梁父於是乃並渤海以東過黃腫窮成山登之罘立石頌秦德焉而去南登瑯琊大樂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萬戶瑯琊臺下復十二歲作瑯琊臺立石刻頌秦德明德意齊人徐市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州僊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童女求之於是遣齊民發童男童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始皇二十八年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於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得渡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也博士對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而葬于此於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赭其山上自南郡由武關歸二十九年始皇東遊至陽武博浪沙爲盜所驚求弗得乃令天下大索十日登之罘刻石旋遂之瑯琊道上黨入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賜黔首里六石米二羊始皇爲微行咸陽與武士四人俱夜出逢

盜蘭池見窘武士擊殺盜關中大索二十日米石錢
千六百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
高誓刻碣石門壞城郭決通隄防因使韓終侯公石
生求僊人不死之藥始皇巡北邊從上郡入燕人盧
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
皇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畧取河南
地三十三年發諸嘗通亡人贅婿賈人畧取陸梁地
爲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
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爲三十四縣城河上爲塞又
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中築亭障以逐戎人

從諸實之初蒙祭不得祀明星出西方三十四年通
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及南越地始皇置酒咸陽宮
博士七十人前爲壽僕射周清臣進頌曰他時秦地
不過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
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爲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
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說博
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
功臣自爲枝葉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
田常六國之臣無弱拂何以相劫哉事不師古而能
長久者非臣所聞也人謂臣又而諛以重陛下之過

非忠臣也始三下其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秦以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聚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各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眾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者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王以爲名異取以爲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王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誅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今下三十日不燒黠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制曰可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雲陽塹山埋谷直通之於是始皇以爲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廷小吾澤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間帝王之都也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

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並五十丈上可以坐
萬人下可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
表南山之顛以爲闕爲復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
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阿房宮未成欲更
擇令名名之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隱宮徒
刑者七十餘萬人乃分作阿房宮或作驪山發北山
石棹乃寫蜀荆地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
餘於是立石東海上胸界中以爲秦東門因徙三萬
家咸陽邑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盧生說始皇曰
正等求芝奇藥僊者常弗遇類物有害之者方中人
主時爲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真人至人主所居而
人臣知之則害於人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凌
雲氣與天地久長今上治天下未能恬淡願上所居
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於是始皇曰
吾慕真人自謂真人不稱朕乃今咸陽之旁二百里
內宮觀二百七十複道用道相連幃帳鐘鼓美人充
之各案香不設徙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死始皇幸
梁山宮從梁山一見丞相車騎衆弗善也中人或告丞
相丞相後損車騎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案問莫
服當是時詔捕諸時在旁者皆殺之自是後莫知行

之所在聽事羣臣受決事悉於咸陽宮後生盧生相
與曰始皇為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并天下意
得欲從以為自古莫及已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博
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
辦於上上樂以刑殺為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
士不聞過而日驕下儆伏諂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
方不驗輒死然候星氣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諱
諛不敢端言其過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上至
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貪於權勢
如此未可為求仙樂於是乃亡去始皇聞亡乃大
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
術士甚衆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今聞韓
衆去不報徐市等費以鉅萬計終不得藥徒姦利相
告日聞盧生等五尊明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我
之不德也一誦生在咸陽以者吾使人廉問或為妖言以
亂黔首於是使御史丞案問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
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後天下知之以
懲後益發謫徒邊始自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
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士皆重法繩之臣
恐天下不安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兵

于上郡三二六年炎惑守心有臺星下東郡至地爲
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帝聞之
遣御史逐問其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因燔銷其石
始皇不樂使博士爲仙真人詩及行所游天下傳令
樂人弦誦之秋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
持璧遮使者曰爲吾遺瀉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
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聞
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
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
所沈璧也於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遷北河榆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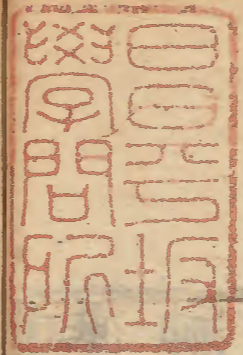
三萬家拜爵一級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帝出游
左丞相李斯從右丞相去疾守少子胡亥愛慕請從
上許之十一月行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疑山浮江
下觀籍柯渡海渚過丹陽至錢塘浙江水波惡乃
西百二十里從峽中波上會稽祭大禹望於南海而
立石刻頌秦德其文曰皇帝休烈平一字內德惠脩
長三十有七年親巡天下周覽遠方遠登會稽宣省
習俗黔首齋莊羣臣誦功本原惠迹追首高明秦聖
臨國始定刑名顯陳舊章初平法式審別職任以立
恒常六王專倍貪戾侵猛率衆自彊秦雲恣行負力

而驕數動甲兵陰通間使以事合從行爲辟方內飾
詐謀外來侵邊遂起禍殃義威誅之殄熄暴悖亂賊
滅亡聖德廣密六合之中被澤無疆皇帝并宇兼聽
萬事遠近畢清運理羣物考驗事實各載其名貴賤
並通善否陳前靡有隱情節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
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潘泆男女潔誠夫爲寄殺殺之
無罪男秉義程妻爲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
濯俗天下成風蒙被休經皆遵度軌和安敦勉莫不
順令黔首脩潔人樂同則豈加保太平後敬奉法常治
無極輿舟不傾從臣頌烈註明刻此石光垂休銘還過

吳從江乘渡並海上北至瑯琊方士徐市等入海求
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
爲大鮫魚所苦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與俱見則以連
弩射之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水
神不可見以大鮫魚龍爲候今上禱祠備謹而有此
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人海者齎捕巨魚具
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瑯琊北至萊成山弗
見至之杙見巨魚射殺一魚遂並海西至平原津而
病崩於沙丘車府令趙高丞相李斯矯詔立胡亥賜
長子扶蘇死胡亥立是爲二世帝殺秦諸公子已而

史纂左編卷第九十六

趙高譖死李斯高弒二世立于嬰降號為王子嬰殺
高漢兵入關于嬰降秦亡子嬰後為項羽所殺



史纂左編卷第九十六

